

五月的麦田

□ 王国梁



我家乡的土地上，种的是冬小麦。从年头秋末一直到第二年芒种时节，小麦都是故乡土地上的一道风景。我最喜欢五月的麦田，那种波澜壮阔的绿，简直是一首澎湃热烈的抒情诗，在高歌着生命的精彩与希望。五月的麦田比它的成熟时代更壮阔、更厚重。

五月的麦子，已经高过人的膝盖。麦田散发出一种青涩的淡香，那种气息是纯粹的草木之气，是土地赐予庄稼的清芬醇厚的气味。千里麦田，绵延而去，直到天尽头。万顷碧波，荡漾生

辉，天地间成了绿色麦田的主场。暮色苍茫中，麦田以壮阔雄浑的姿态，骄傲地展现着它的无限魅力。

土地上的庄稼，有哪一种能够与麦子媲美？在我看来，麦田，一望千里，可以感受到博大壮阔与深沉辽远。暮晚的风肆意地荡涤着，麦田里绿色的波浪涌动起来，发出了细微而美好的声响。那种声音真好听，在我听来就像谁在吟诵一首田园诗：“无边绿锦织云机，全幅青萝作地衣。”我心中的欣喜随着麦浪的涌动荡漾开来。我与麦田倾心交流，麦田为我讲述着土地的古老历史，也讲述着耕种与收获的世间之道。

五月的麦子已经长成挺拔的青年，每一株麦子上都闪耀着一个光彩熠熠的梦想。麦穗仿佛挣脱而出的憧憬，在植株上绽开灿烂的笑脸。柔软纤细的绿色麦芒，仿佛给梦想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麦田也笼罩在梦幻之中。

五月的麦田长满憧憬，一株麦子就是一份希望。这正是我喜欢五月麦田的原因，如同人生，每一个心怀憧憬的日子，都是对幸福的真诚代言，都是对人生的诗意致敬。五月的麦田亦是如此，麦田里长满憧憬。金黄麦浪翻滚的画面，不久的将来就

要出现，想想都要心潮澎湃啊！

五月的麦田正值灌浆期，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农人们会灌溉、施肥，以求麦田的收获更加丰硕。我自小干农活，尤其喜欢灌溉和施肥这两项不算太累的劳动，看着流水汨汨流向麦田，麦苗们纷纷挺了挺腰身，算是回应。那样的时候，我会欣慰地笑笑。施肥是在散播希望，撒下去的是期待，土地会回馈给我们最完满的收获。

置身在五月的麦田中，我想让自己也变成一株麦子。脚下是厚土，头顶是蓝天，田间清风相伴，空中流云为友，沐浴阳光雨露，与土地上的一切生灵共同享有这个世界。人生在世的幸福，不过是以自然和自适的姿态活着。活成一株五月的麦子，让一份憧憬生长着，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绿莹莹的，人生也是充满生机的。故乡的麦田，不仅养育了我，还教给我关于生命以及幸福的要义。

五月的麦田里，憧憬在悄然升腾着。我常常站在麦田的一角，遥望着绵延不尽的绿海，任凭心中荡漾起无尽的豪情。我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麦田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很想就这样站立下去，站成一道风景，成为忠诚的麦田守望者。

村野花草

□ 马超和



村野里的五彩缤纷。

苦豆子连片生长。苦豆子的茎叶受到损伤后会流出散发着类似消毒水的味儿的汁液，沾到衣服、皮肤上，留下的污渍不容易清洗。苦豆子的花朵呈白色或淡黄色，花萼斜钟状，蜜粉丰富，备受土蜂青睐。上学路上，沟渠畔就有许多苦豆子，花朵绽放时节，放学后，我们喜欢停留在那里捉土蜂。土蜂有自己的防卫武器——蜂刺，很有威慑力，让人不敢轻举妄动。苦豆子可以做绿肥，我最早是从小姨口中获知的。小姨也是农民，家里有两个多亩地的果园，每年都要到我们村子北面的滩地上拔些苦豆子，晒干后填埋在果树下，效果显著。

苦豆子的伴生植物较少，披针叶野决明就是其中之一。披针叶野决明又名披针叶黄华，乡人唤作黄花苦豆子，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期5—6个月，很多地方将它作为沙生观赏植物予以种植。据说，披针叶黄华全草有毒，我们自然不敢马虎，不敢胡作非为，唯恐受其毒害。蜜蜂在上面倒是忙碌得挺欢实，没有丝毫不适的表现，“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不错。

扯扯秧学名田旋花，别名野牵牛、面根藤等。扯扯秧似乎深谙“会当凌绝顶”的道理，但凡是个头比它高的植物，只要自身条件允许，它都会去攀附，缠绕。被缠绕者因为这额外的负担，瘦骨嶙峋的，它却枝繁叶壮，生机勃勃。扯扯秧花呈粉红色，或白色，花冠漏斗形。蜜蜂在花上作业的时候，身体位于花颈部，我们蹑手蹑脚地靠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闭喇叭口，那花就成了一个小巧的囚笼。尽管花壁薄脆，但对于蜜蜂，也是不容易突破的。当然，也有失手的，被回过神来的蜜蜂亲昵一下，倒没啥大碍，无非就是红肿几天。

庄稼生长期中，每隔一段时间，农人都要除草，它是重点“关照”对象之一。扯扯秧的地下茎质脆易断，每个节节的断体都能长出新的植株。犁地的时候，我们跟在后面捡拾扯扯秧的根茎，以防来年它开枝散叶，难以收拾。即便如此，它都不显颓势——作为田间的资深杂草，可不是浪得虚名。

渠边，路侧，生长着许多马莲。马莲是鸢尾科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根系发达，耐盐碱，适应能力极强。马莲花形别致，端庄典雅，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马莲的叶子呈长条形，十分坚韧，乡亲们用它编草绳，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常采了来，央求灵巧之人编织状如黄牛、公鸡的小玩意儿和拘禁蟋蟀、蚱蜢等昆虫的小笼子。那时候，我不知道何谓花语，更不知道马莲花的花语为神秘，我所知道的是马莲的花、根、种子均可入药。马莲叶富含纤维，是最佳的造纸原料，过去，它曾成就过许多制造生纸的作坊。我倒是见过遗留下来的马莲纸，它厚实得跟皮革一样，很粗糙，书写起来很艰涩，即便如此，也不可多得。

甘草的花是我亲睐的。甘草味甘甜，性平和，入心、脾、肺、胃四经，药食兼用，且有“十方九草”之说。甘草花呈蝶形，淡紫红色，很好辨识。初春，经过牛羊啃食、践踏，甘草露出地面的，仅仅三两截短短的枯枝，再加上风吹沙掩，真不好找寻，所以，夏秋时节，在滩地里玩耍时，我会特别留意甘草花，哪儿甘草花开得好，哪儿的甘草秧子就多，暗暗记在心里，来年挖甘草就奔那儿去。

田埂及荒滩上有一种草，根肥厚而长，多分枝，分枝铺地散生，下部平卧，上部斜生，茎枝圆形有棱，光滑无纤毛，开黄白色花，种子三棱状，肾形，褐色。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只知道乡亲们都叫它臭蒿子。想来跟它散发着一股比较怪异的气味有关。据我所知，因为这种气味，除了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虫欣然往上扑外，牛羊甚至对野兔都对之不屑一顾，使得它可以免受伤害，悠闲自在地抽叶，开花，结籽。尽管如此，它也没有发展到独霸天下的地步，顶多是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听人说，臭蒿子全草及其种子可资药用，有止咳平喘、祛风湿等功效。对此，我多少有些意外：如此看来，不可貌相的不仅仅是人。

村野的花，虽然大多名不见经传，但对于村庄，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点缀。它们是大地的心事，是大地呈献给村庄的信物，是每个从乡村出发的人记忆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任凭时光流逝，它们都在招摇、绽放。

起笑话来，引得我们咯咯地笑个不停。不知不觉夜已深，母亲穿针引线的声音十分细微，正好用来给我们催眠。赶上暴雨骤雨，窗外的草垛顶着一大片塑料布，雨点疾落其上，比打芭蕉叶还要清脆，还要有意境，且带着一股潮湿轻松地穿过了窗棂。

麦收时节，父亲早早起床，蹲在院子里磨刀。他将镰刀磨得嗤嗤啦啦，每过一段时间就用大拇指轻轻地刮一刮刀刃，待试过锋利程度之后，满意地将闪着寒光的镰刀在地上排成一排。那排镰刀里面有属于母亲的，属于哥哥姐姐的，却没有我的。在他们割过麦子之后，我要用竹耙把沙沙的搂麦子。父亲割麦子总在前面带趟子，唰唰唰，几刀即可捆成一个大麦个子。烈日当头，挥汗如雨。渴了，我们就捧起装有凉开水的瓦罐，高举，仰头，水便居高临下地咕咚咕咚入肚，擦擦嘴，又握起镰刀或竹耙继续劳作下去。走动时，肚子里有水在咣当咣当。因为农忙，吃食从简，父亲就着油煎咸鱼和咸鸭蛋吃煎饼，觉得过瘾就剥几头蒜，洗几个辣椒，再捏些盐粒，一起丢进石臼里通通几下捣碎，将蒜泥丢到小黑瓷碗，滴几滴香油，吃煎饼喝开水，吧唧吧唧，舔溜舔溜，将饭吃得风生水起。

最喜听奶奶和母亲一起煮肉、炸丸子和剁馅子发出的声响，咕嘟咕嘟，吱吱啾啾，嘟嘟梆梆，以及随之产生的关于美味的丰富联想。或者，冬日清晨，衣服在火上烤得烫手，她们轻声唤着我的乳名，催着起床穿衣。至于夜深时那拖着长音的呼唤，则是催促在外疯跑玩耍的我们抓紧回家睡觉……

在山水面前

面对真正山水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缄默

那些千年的树，那些低调的花
那些奔跑的泉，那些希望的风
那些激情的云
那些工笔画一样的悬崖和峡谷，或者辽阔的天空
那些山峰与河流
那些连绵的
缠绕的，美丽的，细腻的
温柔的雨，写意的雨
是一幅水墨，是一幅水彩
是一幅水粉
是一排竹筏上的两只鸬鹚
是一叶烟霞里的小舟

那些不能够忘记的雨。纤细的雨
每一滴都在岁月的酒中
一直藏在生活最深处的角落

剩下的，都是坚硬的惊喜
都是盛大的惊叹
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惊呼

我们是一群从风景里回来的人
从今天开始，我们喜欢谈论诗与远方
喜欢谈论那些走过的遥远路途 （相海龙）

菜地

难得有菜蔬能成片连在一起
它们总是被不同的庄稼，亦或是野草分割
好像是一种味道不能过于持久
油菜结籽和樱桃初孕是刚几天的事
蚕豆豌豆，已绕着坎沿经营起了势力范围
时间收走了所有的光芒和故事
什么样的汗水与味道
能让你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菜蔬们赤脚站着，交出泥土的厚重
蜂蝶与鸟影，放任山河辽阔
流水送来黎明，露珠微微倾斜
七里香馥郁的风中，老妇人在收拾莴苣
清晨的光亮照在她脸上
像极了梦中眼泪未干的亲人模样 （白怀雨）

废墟上的青草

从废墟里站起，撞破瓦砾的封堵
我所看到的绿意
它们突破贫瘠，从缝隙到坡顶
发起一次次抢夺高地的冲锋

可以想见它们前赴后继的模样
这常常让我热泪盈眶

倔强坚忍的样子像极了我的父辈，
他们赤着脚开垦、播种
率领每一粒种子，高举绿色大旗
攻克千山万水之后，又在初春
吹响新一轮乡村振兴的号角 （赵成）

高原听风

青藏高原太大了，走在她
温柔的草甸上，我像
撒欢的野马，尽情享受着
初夏微风送来的清爽
与嫩嫩芳草传递的清香。

我喜欢在美丽高原听风，
喜欢听草甸辽阔的胸怀中
隐藏着无数藏羚羊、斑头雁
与雪鸡、牦牛的顽劣；听金雕
与白鹿鹿的鸣叫里，那些
肆意奔放的春天故事…… （胡明桥）

风来的时候

风来的时候，恰逢两只白色蝴蝶从身旁经过
于是，继续往事在心头撩拨
白色的天鹅展翅翱翔
山楂树抽出新芽，大地充满希望
蓝天、白云，金色的油菜花簇簇
蓝入眼帘，陶醉在绚烂的花海中 铺开一素纸，
绘一幅画卷
流年似水，岁月微澜 （阙鹏霖）

炊烟

家里淌着雨
从烟囱出的炊烟仍是热的
仍是乳白色的，
无论它们拐几道弯
改几次方向，还是飘向远方
胖的瘦的长的短的
是母亲向灶膛里添置的希望
母亲放出去的炊烟
是打不湿的 （刘建成）

咱们工人有力量

擎起天，勇挑千斤担
筑起梦的高墙
钢筋铁骨展雄章
万丈高楼平地起
驰骋通天大道
重锤定乾坤，披星光
咱们工人有力量
誓让山河换新样 （邹清宇）

观海

□ 刘啸飞



作为一个北方人，海对我有着无比的吸引力，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渴望和期许。

尽管心中有过很多很多的想象，但是到达海边的一刻，还是让我有说不出的震撼和惊叹。那海天一色的辽阔，那生生不息的波浪，那一泻千里的沙滩，让波澜壮阔这个词生动得在我眼前浮现。

海是深深浅浅的蓝，是晶莹剔透的绿。在阳光下，深海是一种暗沉色的蓝，透着说不出的神秘。像深渊的眼睛，是冰冷的，是深沉的，是一种从蓝到黑的堕落。在阳光下，浅海是仿如天空的蓝，是清澈剔透的，是活泼灵动的，像波斯猫的眼睛，带着清纯，带着柔情。也有海，不知是海底石头的原因，还是海水中微生物类的原因，是蓝绿色的。仿若一块莹莹美玉，却又让你可望而不可及。

有风的时候，海是一首欢乐的歌。雪白的浪花拍打在黑色的

礁石上，飘逸又带着力量，飞溅的水花、击打出的鼓点和荡漾舞动的裙摆。层层叠叠的，不知疲倦的，在朝霞里舞动，在群星下跳跃。欢快的舞步追逐着沙滩上奔跑的脚丫，追上就会收获一阵畅快的欢笑。那笑声是发自肺腑的，是抛去了所有烦恼的，是摘掉了所有面具的。

没有风的时候，海是一首催眠的曲。简单规律的低吟，不像春雨那样细密，不像清泉那样灵动，没有虫鸣鸟语的变化万千，也不像风雪的寂寂无声。就是简简单单的，清清爽爽的，一声又一声的重复。是摇篮左右左右的摇摆，是车轮一圈一圈的循环，是家长里短的平凡，是离去又归来的脚步。无垠的海连接着无垠的天，连绵的波推着起伏的云，让心也变得平静，让思想也变得辽阔。

海很温暖。灿烂的阳光和金色的砂砾都铺撒在海水里，甜甜的椰汁和冰镇的啤酒都堆放在沙滩

上。在游泳圈的保护下，跳进海的怀抱，那么温暖又惬意。全身都被包裹着，托举着，抚摸着，好像一个婴孩，回到那片鸿蒙天地。海也很冰冷，就在这温暖之下。若你真的忘乎所以，马上就会感受到伸出手没有依靠的孤独，探出脚无法踏触的空虚，以及黑暗里不可名状的恐惧。

每个海滩都是独特的，有白色的沙，有金色的沙，有粗粝的走起来需要小心翼翼的，有沙尘一般握在手心也免不了流逝的。有被椰树荫蔽着的，有矗立着笔直的松树的，有被凌乱的仙人掌占据的，有盘亘着大块大块的岩石的。有守着孤零零的灯塔的，也有停泊着大小渔船的。

喜欢海，有很多的原因。喜欢海纳百川的包容，喜欢海阔天空的辽阔，喜欢沧海桑田的永恒，喜欢浩如烟海的神秘。喜欢海，也不需要什么原因。可能只是因为向往远方，可能只是为了抛下过去。

我家有善于制造声音的高手，比如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

爷爷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头。除了下雨的日子，他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抱着大扫帚扫院子，唰唰唰，一直扫到大门外，并延伸到几十米外的路口。累了，坐在墙角的“泰山石敢当”上，吧唧吧唧吸上一袋烟，随手将烟袋头磕得呼呼响，再咯咯咳嗽两声，又去忙别的事了。

需要操劳的事太多。春耕，爷爷套上老牛，用拓驮上一架犁，泥土便悄无声息地在犁铧下翻滚，耕到地头，则吁的一声驱使牛转头。场扬时，水锨与地面摩擦的摩擦，麦粒或豆粒嗖嗖地从空中落下，打在斗笠上发出噼里啪啦不绝于耳的脆响。忙里偷闲，他经常手持花剪子咔嚓咔嚓的修剪花枝，然后歪着头仔仔细细并品味一番。或者，用林秸篾片编几个蝈蝈笼子，借此网住秋天里的虫鸣。绿翼红背的蝈蝈生命虽小，但它们一刻也不停地鼓动着触器嘶嘶地鸣叫，照样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连绵起伏的快乐。那叫声，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有的激昂，有的深沉，作为天籁的协奏最为适宜。夜深了，爷爷准时上床入睡，很快就鼾声的打起了呼噜。



远去的声响

□ 沈庆保

槐花如雪

□ 王吴军

春天将尽时，槐花在枝头如雪一样，仿佛一串串纯美的情思，在晚春的风里头摇曳生姿。

偶尔，几朵槐花落下来，飘在脸上，仿佛邂逅了默默心仪着的那个人，无言地看上一眼，只是那么静静的一个凝视，心头就会轻轻漾起叠叠的涟漪，已经是温柔满怀了。槐花，给人的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

年少的时光悄然回来。结满槐花的树下，小小的脸儿仰望着，充满渴望和欢喜。脱下鞋子，朝手心吐两下唾沫，飞快地爬到树上，朝槐花丛里奔去，那些槐花，真的如轻柔的雪一样，在面前铺开一个素雅而清香的世界。摘一朵槐花，放到嘴里，清幽的甜就在唇齿间弥漫开来。把槐花采入小竹篮里，兴高采烈地带回家，先用清水洗净，然后，就可以或蒸或凉拌，做成可口的美味。槐花在乡村的记忆里是难以忽略的一种丰美回味。想一想，尽情品尝花香弥漫的惬意和甜美，真是难得的雅事。

“适意青山独自回，春槐一夜雪如堆。雨疏香气微微透，风定素花静静开。”已经记不清这是谁写的诗了，但是，一直能够清楚地记得这几句诗。“春槐一夜雪如堆”，这样的意境里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敢和一种肆意绽放的决绝。

风吹过，槐花翻飞着，落在那些忘情地伸着的手上，落在许多人的心田里，就留了下来，成了一段清香洋溢的记忆。在氤氲的芬芳里，那一树槐阴，一树婉媚，素雅里有雪的晶莹和月的幽柔，使人仿佛听到了笛声萦绕在思念的小巷。

槐花繁盛，犹如堆雪，洁白素雅，清香弥漫，就这样岁岁年年，一如既往地美丽着，芬芳着……